

儒門語要

人

三

三



儒門語要卷五

華亭倪元坦會香輯著 男頌堯日圍校字

明儒

薛思巷先生

名敷之字顯思  
陝西渭南人

學者始學須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何氣役動心是如何方好著力進裏面去接事多能令氣觸動此心惟敬則不為所累自能常惺惺而無所不照

仁只是心求仁非一方也但心有所存主處便是求



仁觀孔門問答可見師之教弟子之學都只是尋討箇正當底心。心外無餘事。

理氣不可見。卽於草木蟲魚觀之。便是誠之不可揜。便是逝者如斯夫氣象。

人無妄念。便可質神明。中庸曰。尚不愧於屋漏。只是慎獨。

濂溪令明道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所謂尋者。蓋必自求之。然後自得之。非見道洒脫分明。此字如何道得出。人能尋取這箇樂境。鉢軒冕而塵金。

玉矣。

元坦案。思菴好靜坐。思索義理。每有所得。如橫渠法。卽以刻記爲學。老而彌篤。一時與陳白沙並稱。

羅文莊公

名欽。順字允升。號整菴。江西泰和人。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動以天之謂真。動以人之謂妄。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卻形體。渾是天也。然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

孫鍾元曰。整菴學有所窺。方能與往。其十疑未必盡當。然意在忠告。絕非浮游影響之談。

崔文敏公

名銑。字子鍾。一字仲龜。號後渠。河南安陽人。



老而懋學謂之有終

元坦案朱子云八十歲知學即從八十歲制定脚跟九十歲知學即從九十歲制定脚跟蓋晚年進學雖不比少壯然能制定脚跟便自得力量如一人少壯失學晚年精進則克念作聖矣一人少壯好學晚年放廢則妄念作狂矣末路保全未始不可聞道若始勤終怠與不學者等

人心有邪思有妄念邪者貪也妄者覲也貪其所可致覲其所難得愈動愈馳愈馳愈遠是故有之即思覺之即截或澄心或究理或思聖賢久之則定矣

元坦案文敏與呂文簡為友相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訓詁毅然以未涸為師致仕後杜門著

進督耕課徒意泊如也性端嚴仇爽言動有矩無世俗佞阿態時人擬之程伊川

呂文簡公

名構字仲木號涇野陝西高陵人

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樂字有淺深否先生曰汝不要管他淺深只求自己一箇樂耳曰求之有道乎先生曰各人據自己所累處一切消除到得心廣體胖真樂自現所謂累者不必是聲色貨利即寫字做詩凡嗜好一邊皆是程子曰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是喪志

元坦案昔有問朱陸之學者先生曰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

一也。聚訟紛紜，得先生之言而定矣。

尤西川先生 名時熙，字季美，河南洛陽人。

世俗見人有過，則爭毀之。又從而推綴以誣之。見人為善，則爭笑之。又加誹謗。此皆幸災疾善之心。學者專於自治，使神明澄湛，則於世俗病痛，自不沾深。至聞毀譽之來，皆當自省。譽則勉以副之，毀則自磨自勵，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自然譽無過情，毀不終熾。且當矜憫世人，作好作惡，由於習染，所為使其稍肯自省，豈甘如此。

善惡禍福之辨，不可勝窮。然其近而易知者，善則心安，心安福之源也。不善則心不安，心不安禍之源也。心者，人之神明。善惡所由分，禍福所由兆也。故學莫先於慎獨。

元坦案：西川嘗言為學能翻前人案，始能得前人意。若不得其意而務為紛更，是妄也。予觀前明諸儒為學，宗旨各不相襲，即所謂翻案也。月川西川為中州一派，而月川宗朱，西川宗陸，皆能深造自得。以是知人苟實心求道，宗程朱可也，宗陸王可也。不能實心求道，舍程朱而宗陸王不可也。舍陸王而宗程朱不可也。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此千古至論也。要之入門，微有不同，究竟原無二致。其著力在五常百行，其用心在戒欺求慊，外此皆異端也。



揚幼殷先生

名豫孫號西堂  
松江華亭人

古詩云百年三萬日有能全受三萬日者幾人哉童  
 兒戲豫暗撇十年及壯便習章句以至學校之比  
 較棘闢之奔走又去二三十年中間用力於仁者  
 能幾時哉孔子自衛反魯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  
 二十八曾子年二十七子張年二十五子賤年二  
 十四皆已卓然為儒觀顏子年三十一已為亞聖  
 故知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誠非虛語  
 也今日學者苟能勵朝聞夕死之志未始不可希

聖希賢乃以聖賢為必不可及而自安於流俗空  
 生空歎真可惜也

凡為善畏人非笑而止者只是為善之心未誠若誠  
 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不畏人  
 非笑甚至冒刑戮而為之此其故何哉只因於貪  
 財好色上誠耳吾輩為善須有此樣心乃能日進

黃黎洲曰先生官太常時奉朝推重凡海內人物  
 國家典故悉諮而後行後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  
 廣卒於官著有西堂日記  
 所言皆身心性命之學

馮南江先生

名思字子仁  
松江華亭人

吾輩今日用功。只要為善之心真切。人皆有良心。其初未嘗不好善。到為善時。奪於外誘。便不真切。故有始萌而即止。不為者。有始為而終不能立者。又有中立而終不能成者。苟能真切。此便是為己之學。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可行。此持身之大經。孟子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此交際之大經。安此則聖。勉此則賢。

元坦案先生受業於王文成。呂文簡以理學為名。臣立朝勁節。罕有其匹。曾奏劾奸黨汪鉉等。鉉不勝憤恨。必欲殺之。名已在夙籍中矣。子行可字見卿。年甫十三。徒跣長安。擊登聞鼓。訟父冤。不報。乃

晝夜哭。長安街。禁諸貴人與求我。諸貴人不忍見。聞每望見必先避。乃割臂瀝血。具疏詣闕。願代父斬。帝聞而惻然曰。忠孝乃出一門。邪。詔免死。戊雷陽。厥後放歸。進大理寺丞。年八十一卒。學者稱為忠惠先生。余與先生裔孫學博。以昌為外兄弟。備聞四級精忠。及京兆純孝。慷慨不替為之流涕云。

揚忠友公 名甯字伯修號解山陝西富平人

心靜則能知幾。方寸擾亂則安其危。利其災。禍幾昭著而不能察矣。况於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所謂先見亦察吾動之是與不是而已。所動者是吉。即萌於此矣。所動者不是。即萌於此矣。意向稍離於道。則步履乖違。差若毫釐。終以千



里。

元坦案。斛山欲從韓恭簡遊。恭簡異其氣岸。欲勿交。及叩其學。嘆曰。宿學老儒。莫能過也。吾幾失人矣。一時與叔山並稱。人謂之韓門二楊。

楊天游先生

名應詔。福建建安人。

吾人爲學。不可厭事物之侵擾。只問處事物底道理。能盡不能盡。是故居處時。不免有居處時之侵擾。然吾只在恭字上做工夫。卽其侵擾亦天機之流行矣。執事不免有執事之侵擾。與人不免有與人之侵擾。吾只在敬字忠字上做工夫。卽其侵擾亦

無非天機之流行矣。從古聖賢處。常處變。誰不自侵擾中來。若惡其侵擾。而生厭怠。便非學也。

黃梨洲曰。先生受業於呂文簡。以寡欲正心爲本。一切清虛元遠之言。皆所不喜。

楊忠愍公

名繼盛。字仲芳。號叔山。順天容城人。

先生訓其子曰。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一箇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爲。爲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若發憤立志。要做箇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都敬重。故我要爾先立定志氣。



心爲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我要爾休把心壞了。

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欲行一事。必先思曰。

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不合天理。便勿行。若是合天理。便去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天地鬼神必保佑爾。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爾。爾讀書若中舉人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罷。若是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報國。固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爲善之志。惹人父賢子不肖之笑。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

好人則便思量我將來必要與他一般見一箇不  
好的人則便思量我將來切莫學他則心地自然  
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  
人矣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  
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  
寢則勿占牀席寧讓入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  
人容我寧喫人虧勿使人喫我之虧寧受人氣勿  
使人受我之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讐

於我則卽時丟去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  
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爾說某人感爾  
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  
之其感益深有人向爾說某人謗爾則云彼與我  
平日最相好豈有謗我之理則謗我者聞之其怨  
卽解人或勝爾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或  
不如爾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與人相交久  
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元坦案先生年三十七因一歲四遷共官翻然思  
曰朝廷之恩厚矣尚何以有身爲哉遂奏劾大學



士嚴嵩十罪五好詔下錦衣獄問官皆嚴黨也酷刑慘毒腿肉盡爛歸刑前一夕自著年譜及諭夫  
人張氏訓子應尾應箕等篇又作詩二首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天  
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生前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愆先生真可謂殺身成仁者矣今節錄訓子五條  
徐詳全集每一展卷輒揮淚不忍卒讀云

來瞿塘先生

名知德字矣鮮四川梁山人

坤而復焉一念之醒也而漸至於夫故君子一簣之  
土可以成山乾而姤焉一念之差也而漸至於剝  
故小人一爻之火可以燎原

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畧通

要謹慎細密就是聖人不泄邇工夫吉凶悔吝都  
在此生

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箇理字千思萬想消不  
得我一箇數字千橫萬逆消不得我一箇忍字

元祖嘗先生於親沒後憂慕六年不茹葷不御肉以親不獲諱養終其身麻衣蔬食潛居山中讀易三十年大有妙悟所止周易以象數為主與程朱不同

羅近谿先生

名汝芳字惟幾江西南城人

年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須力追古先於  
是以道學自任一日誦薛文清讀書錄云萬起萬

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遂成病。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讀之病頓愈。丙申年二十六。入省趣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邁危病。生歿得失。能不動心。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近谿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哉。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

何等直截。子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近谿時如大夢得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脈。學有真傳。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以竟其學。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喚醒。便各各昏睡。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卻卽在此相對立談之身。卽在此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無欠無餘。如昏睡喚醒。既醒後。其身卽是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

吾儕往時。只說道中庸是書冊。今方曉得中庸是完



全一箇人也。吾人終日講求中庸，卻無一箇曉得自己，即是中庸。又如仁者人也，分明自己是仁，卻不肯自認做仁，靜言思之，我等半世孤負天地造化，付與虛靈之至寶，而甘心輕棄於塵泥，孤負父母劬勞，而甘心同朽於草木，孤負聖賢經傳而甘心汨沒於下愚，積愆抱疚，清夜捫心，汗流浹背，悔何及矣。但願大家同自警，醒爭自濯磨，戰兢以奉若明命，戀切以期報親恩，潛思以參通聖蘊，則凡在書冊者，今皆完全在我身心矣。豈非一大快事。

哉。

元坦業近給致仕後與門人走安城下劔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闡廣逢人講學常以師席自居年七十有四臨及盟掃出中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微飲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懇留許以警後一日明晨整衣冠端坐而逝蓋近給受業於顏山農以悟為宗每謂一切放下胸中更有何物然於道問學工夫未竟失之疎畧耳

李見羅先生

名材字孟誠豐城人

今日學人所以難入門者，只為宋儒將居敬窮理分作兩事，分作兩時。先要究窮物理，講得處處分明，纔去躬行，與孔子之教如隔天淵。若真正欲入聖

門須將平時一切習氣虛知虛見許多妄想各樣才智伎倆盡數掃除一絲不掛內不著念外不著相上下四方俱無所倚自有滋味可見由此專精直入更不回頭再不用東愁西愁東想西想即外邊事物雖或不能盡知然大本已立將來自貫通時候

黃梨洲曰見羅從學於鄒東廓繼王門一脈而別立止修宗旨不主良知之說今講止修之學者典起朱文是亦王門之孝子也

徐魯源先生 名用檢字克賢蘭溪人

髮膚骨骼知識運動是人之所為生也而髮膚骨骼知識運動之表有炯然而常存淵然而愈出廓然而無窮者是人之所以生也統言之曰道曰仁質言之曰心曰性外此而富貴則為外物功名則為虛影蓋於髮膚骨骼知識運動者為相親而於炯然淵然廓然者無所與也於髮膚骨骼知識運動相親者有盡者也可朽也炯然淵然廓然者無盡者也不可朽也可朽者與草木同腐而不可朽者實與天地合其德也



元坦案魯源師事錢緒山其學以復性爲宗一日  
在江省撤醫方治文移恍惚聞有唱者曰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先生  
由是大悟平生見解脫落殆盡

唐襄文公

名順之字應德  
號荆川武進人

近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  
舍四十年前見解種種抹殺於清明中稍見得些  
影子原是微天微地靈明渾成的東西生時一物  
帶不來此物卻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  
卻要完全還他去然以爲有物則何睹何聞以爲  
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掃去一切則

不能見得非心心念念晝夜不舍則不能收攝存  
養所以宇宙寥寥問道者絕歎其難而求道者不  
可不自勉也

白沙言靜坐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活看蓋世人病痛  
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真源故發此耳若識得無欲  
爲靜則真源波浪本來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  
也兄云欲閉關以待心志之定即此便有欲羨畔  
援在矣請且無求靜味只於無靜味中尋討不必  
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尋討至於紛紜羈羈往來



不窮之中。試觀此心。如何其應酬。膠輿閉關。獨處時。還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為障礙。還是欲根未斷。更於此著力一番。有得有疑。不惜見教也。

元坦案。先生以無欲為宗。嘗言障天機者。莫如欲。欲根洗淨。機不極而自運矣。其平生學問。得之龍箒者為多。

鄧文潔公 名以讚。字汝德。號定宇。江西新建人。

心之本體在順其初。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陽之初動也。而天地之心見焉。人心率其本真。不涉

於矯拂。順其初之謂也。故凡事物之來。突然感之。猝然應之。則純乎天者也。意氣一動。而二三之念。則繼乎後。又其甚者。此念方萌。而二與三並出其間。繼與並皆非初也。此心之原。不墮方體。不落計較。虛明洞達。了無一物。所謂初也。顧人亦莫之察耳。言之語默。身之動止。毫渺之間。倏忽之際。皆必有初。措之反覆。而夜氣不足以存。則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今乃與禽獸不遠矣。

學易不專在書。天地間皆易也。凡天風木葉鳥聲無



非易者吾人在此一動即落一爻即分休咎道本至中稍有一毫偏倚即是過失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吾人到得知過便是好處

元坦案先生澄神內照洞微性靈嘗曰學問工夫必基於晦易之密書之微詩之綱皆此義也官翰林時茹茶忍寒未嘗妄取童僕方吸吸敗絮中先生吟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則其品行之潔凜可想見矣

呂新吾先生 名坤字叔簡河南寧陵人

喜來時一檢點怒來時一檢點怠惰時一檢點放肆時一檢點動靜語默隨處檢點此是省察大條欵

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若發得定便發而中節無用此矣

不動氣事事好

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此心纔覺暢然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善愚謂惟聖人未接物時何思何慮賢人以下睡覺時合下便動箇念頭或昨日已行事或今日當行事便來心上只看這念頭如何若一念

向好處想。便是舜邊人。若一念向不好處想。便是  
跖邊人。若念中是善。而本意卻有所爲。這又是舜  
中跖。漸來漸去。還向跖邊去矣。此是悟頭工夫。此  
時克己。更覺容易。檢點更覺精明。所謂去惡在纖  
微。持善在根本也。

屬續之時。般般都帶不得。惟帶得此心。卻教壞了。是  
空身歸去矣。可爲萬古一恨。

定靜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裏面空空寂寂。無一箇  
事物。纔去思索。時般般足樣樣有。

每日檢點。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  
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之。  
自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知此。

孝子之事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  
母心頭。自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  
貴賤。常變順逆。只以悅親爲主。蓋悅之一字。乃事  
親第一傳心口訣。卽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悅字  
上做工。夫耐煩。幾諫。委曲。留意。自有回天妙用。若  
直諱以其其過。表暴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



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爲宇宙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些子破綻。尤難想。亘古以來不多幾人。其餘聖人都。是半截人。前路破綻。後來修補。到晚年纔得乾淨。成就了一箇好人。還天付本來面目。故曰湯武反之也。曰反則未反之前。便有欠缺處。今人有過。甘於自棄。以爲不可復入聖域。不知盜賊也許改惡從善。何害其爲有過哉。只着歸宿處。做甚麼樣人。以前都消得去。

明道受用處。陰得之佛老。康節受用處。陰得之莊列。然作用自是吾儒。蓋能奴僕四氏而不爲其所用也。此語人不敢道。惟深知明道康節者方能觀破。

元坦寧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爲要。所著有去偽齋集。呻吟語。發明道奧。爲後學準繩。

鄒忠介公

名元標。字爾瞻。號南阜。江西吉水人。

先生講學於首善書院。曰都城二百六十餘年。今日纔見此會。諸友莫看得是。偶然因舉歲寒松柏句。令人各自解說。先生曰。爲學先辦一副松柏的骨。幹若骨是桃李。終於凋謝。要想人身中如何是撼。

不搖吹不折火不焚水不溺古今不動的

世人相見許寫便是食欲影愧這窮字斷送了多少

豪傑試看先輩赫赫者大抵窮人如何他便耐得

令人便不耐此處不可不思

答方鳳軒曰足下云肩頭要樹得起脚跟要站得牢

口頭要守得定心腸要洗得淨僕則以為只在一

處做工夫吾儕頂天立地只靠得一箇心此心一

淨肩頭自樹脚跟自牢口頭自定孟子曰先立乎

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之謂矣不然外之

震撼者無窮吾之料理者有限顧此失彼其將能

乎

元坦案先生始仕時因氣節感我致投荒萬里既而故歸家居三十年涵養消融歸於沖粹洵可謂

醇儒矣

周海門先生名汝登字繼元浙江處縣人

程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謂夫子不告子路不知已

明白說了也王氏曰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

一生死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

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儒者謂聖人不言



生歿殊不知只此數語已足何用多言凡人生歿不明而能通耳目聞見之事無是理也生歿不明而能忘利害得失之境亦無是理也故於生歿之說而諱言之者其亦不思而已矣

問伏羲畫卦曰伏羲畫卦之意蓋專以形容吾心之萬事萬物而已是故一身之中頭目鼻舌手足肩背以至喜怒哀樂生歿夢寤出處進退禍福吉凶畫卦以形容之此固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天地之間日月山川草木蟲魚以至寒暑晝夜古今終始

畫卦以形容之此亦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卦畫有所從起圖之虛中乃從起之原虛中無有名字孔子強名之曰太極虛中無有一物周子特標以無極無極而太極即吾心是也心非思慮知識之謂不離思慮知識而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故曰無極而太極也生天生地生萬事萬物者此也伏羲欲使人覽圖而知一切備於我後之儒者不知在我而推之於天地若身外然者伏羲欲使人覽圖而知萬只是一有根於無後之儒者不務窮其本根

而徒於萬上尋求有處執著伏羲之旨湮矣

問周子太極圖是形容天地間大道理否曰是繪吾

身心影像昔真西山於圖有契乃曰昔也太極自

為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也乾元自有乾元今

知吾身即乾元矣然看太極圖者有西山之悟入

方可不然如對鏡見影卻問這箇是誰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凡心有妄念身有妄動口

有妄言皆惡也修持之士必欲防閑而屏除之東

滅西生終難淨盡亦如石壓草根株猶存惟不務

去惡而但志仁則惡自消融程子謂學者先須識

仁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志仁之謂也不須防檢

不須窮索無惡之謂也此直截之宗與摘技尋葉

者不同

元祖案先生輯聖學宗傳於諸儒之說頗備然其  
大旨已近宗門作用今節取先生語錄四條皆擇  
其醇正  
無疵者





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爲不知其仁。及顏子問仁。卻告之克已。何也。曰。已。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已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東滅西生。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徹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兩下相去。正是天淵。不可同年而語也。

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箇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

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是一箇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或問聖人不勉而中。卽孩提不學而能。聖人不思而得。卽孩提不慮而知。論者以爲不同。何也。曰。孩提不學而能。無有所撓之也。聖人不勉而中。則撓之而愈定矣。孩提不慮而知。無有所清之也。聖人不思而得。則清之而愈清矣。故不同也。且易言百姓日用而不知。詩言文王不識不知。這兩不知。亦不



同孩提不學不慮易之所謂不知也。聖人不思不  
 勉。詩之所謂不知也。曰然則於其同可以識取本  
 體矣。於其不同可以識取工夫矣。曰如此看甚好。  
 康齋目錄有曰。君子常常喫虧方做得覽之惕然有  
 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  
 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  
 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  
 而已矣。

元坦案。先生學造精微。設教於東林書院。一時人  
 才輩出。共文章氣節。足以撐柱乾坤。彪炳日月。當

其先。辭指東林為邪黨。而先生亦以削籍退歸。嗟  
 乎。程朱當為學之禁。人皆避而避之。文成有安社  
 稷之功。而身名幾不保。乃千秋論定。不損絲毫。則  
 知質鬼神而無疑。俟後聖而不惑。正須大開眼界。

高忠憲公

名孝龍。字存之。號  
 於逸。常州無錫人。

程子曰。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  
 層。除卻形體。渾是天也。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  
 我之私。便是除也。愚謂天包地外。地在天中。猶心  
 依身。身依心。心天也。身地也。夫為地之主宰。心為  
 身之主宰。得其所主。而萬事定矣。  
 為善必明。明善善者性也。性者人生而靜是也。人生



而暫時胸中何曾有一物來其營營擾擾者皆有  
知識以後日添出來非其本然也今宜減去減之  
又減以至於減無可減方見性善蓋人心湛然無  
一物時仁體自然流露故爲仁自克己始  
今人以蒼蒼在上者爲天不知自吾之皮毛骨髓以  
及六合內外皆天也吾動一善念天必知之動一  
不善念天必知之天非屑屑焉知其善而報之善  
知其不善而報之不善也凡感應者如形影然一  
善感而善應隨之一不善感而不善應隨之自感

自應卽心卽天此其所以不爽也若曰有感之者  
又有應之者是二之矣非所云其爲物不貳也觀  
於萬物芸芸而形形色色有一或爽者乎孰主張  
是孰推行是亦可恍然悟矣

常人而可至於聖人只在慎獨獨者本然之知覺也  
是卽知其爲是非卽知其爲非非由思慮而得卽  
此是天卽此是神無我無人無今無古總是這箇  
知得這箇可畏便是敬不欺瞞這箇便是誠一一  
依道本色便是明



伊川先生說遊魂爲變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說得形質耳。遊魂如何滅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卽天地也。不可以存亡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亡滅。避佛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立教也。况幽明之事。昭昭於耳目者。終不可掩乎。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謂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天理也。要於此時。默識此體云爾。非默坐澄心。又別有天理當體認也。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則萬慮俱消。然能悟到性體本無一物。此心自無所繫累也。

夢中作得主張。方是真學問。方能臨大事而不亂。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卽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人能體貼出來。方爲有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真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



清只體認原來本性。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  
意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  
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  
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箇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  
學者不過從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  
中得力。方是動中真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真  
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  
也。

元坦案。忠憲之學。以復性為宗。以居敬窮理並進  
為訣。四方從遊者至。令先讀小學。近思錄。然後靜

坐。以培深厚之氣。論者謂公二十歲  
外。便步步學。程朱洵為東林之冠。

馮恭定公名從吾。字仲好。號  
少墟。陝西西安人。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又曰。誠不以富。亦祇以  
異。異端者。異乎聖賢之所為也。亦祇以異者。異乎  
大流俗之所為也。凡人拈花弄月。尋山問水。較異流  
俗。便覺間情。蕭灑天趣。流溢而况存心養性。直達  
真源。上古今都在這裏。此中樂趣。更復何如。程  
子詩云。男兒到此是豪雄。然亦不難也。有志者事  
竟成耳。若不與俗異。而與俗同。試看俗場中將來。



不朽者是誰

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纔能無惡於志。

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鄉愿。無惡於志。纔是真君子。

子。

大庭廣眾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為君子。稱人惡者為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

之一人阻之。則和者為君子。阻者為小人。一人稱

人惡。一人和。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為君子。和者

為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

元坦案。此於論人時。見君子小人之別。余曾作忍

字說。與此畧同。節錄於下。○人所不能忍。我獨能

忍。是君子也。人所能忍。我偏不能忍。是小人也。我

為彼所忍。彼是君子。我是小人。彼為我所忍。我是

君子。彼是小人。始而忍。繼而忘。又繼而悲。憫其愚

感化。其頑則聖賢矣。大丈夫處世。不能忍人而欲

為人所忍。不能容人。而欲為人所容。直鄙夫也。可

恥耳。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為君子。躬自恕。而

厚責於人。則為小人。有責人之念者。其可不忍乎哉。

問夜氣存不存。何處驗得。曰。日夜之所息。平且之氣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可見好惡與人相近。

便是喜怒哀樂中節。便是夜氣存好惡與人相遠。

便是喜怒哀樂不中節。便是夜氣不存。極容易驗。

元坦案少墟沉潛聖學踐履萬實一時問業之士紛至如雲嘗會友於白下疑然相對或曰馮公何以不講在坐者曰此人渾身是講蓋得孔子無行不與之意其於道深矣

郝楚望先生

名敬字仲興楚之京山人

習氣用事從有生來已慣拂意則怒順意則喜志得則揚志阻則餒七情交逼此心何時安寧須猛力幹轉習氣勿任自便其機只在念頭上挽回假如怒時覺心爲怒動卽返觀自性竟取未怒時氣象須與性現怒氣自平喜時覺心爲喜動卽返觀自性竟取未喜時氣象須與性現喜氣自平七情之

發皆以此制之雖不如慎之未萌時尤爲省力然既到急流中只得如此挽回

元坦案先生蔡園著書不通賓客五經之外儀禮周禮論孟各有注疏十時通經之士推爲巨擘

劉忠端公

名宗周字起東號念臺浙江山陰人

問未發氣象從何處看入曰從發處看入問如何用工夫曰其要只在慎獨問兼動靜否曰工夫只在靜故曰主靜立人極非偏言之也然則何以從發處看入曰動中求靜是真靜之體靜中求動是真動之用體用一原動靜無端心體本是如此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儒教人省此氣象。正要人在慎獨上做工夫。非想像恍惚而已。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正恐人滯在氣象上。將中字作一物看。如溫公念箇中字。伊川便謂他不如持戒珠。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遠。有太虛之象。虛故靈。靈故覺。此天命之體。而性道教所從出也。心無物累。便是道。莫於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見爲妄見。思爲妄思。有見與思爲道之障。當即消。

融不可留著。

元坦紫念臺師許敬菴而砥厲性命之友則刻靜之丁長孺周宰宇黃忠端高忠憲也其學以慎獨爲宗不待安排自能不過其則著有聖學宗要人譜類記

鹿忠節公

名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

至誠自能盡性。其次儘可致曲。細究害心何物。原來是欲富貴。蓋奉承軀殼要緊。而不奉承良心也。真性不得出頭。斯道喪矣。

世上只有兩條路。曰義曰利。人心只有兩般味。曰樂曰苦。從命上醒一醒。從吾上認一認真樂。自見惜。

舉世皆迷耳。倘能認得吾時。不必問孔顏樂處。自家已尋著樂處。

人把道看得輕。死看得重。豈知人生修短不一。而無不盡之身。有生必有死。如晝必有夜。食生怖死。達士所笑。但醉生夢死。最不可耳。道者天命之性。人之所以為人。乘此而來。當抱此而往。不聞道者。死真死也。生之理已滅也。死又枉死也。生之事未畢也。知道者。但論何時。聞不論何時。死本性得現。大事已畢。生死如一。說甚朝暮。此箇消息。紙不能載。

手不能授。口不能傳。反而求諸吾心。必有所得。孔子為人。虛生浪死。出此朝。聞夕死。話頭洩盡。天機須思。道是何物。聞道是如何。光景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還須親自打開門去看。

元坦笑公少時。慨然有必為聖賢之志。每與同儕論經旨。人謂其能記憶也。公曰。只要醒。不在記憶。要醒如何。是我則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湯文堯舜。一以貫之矣。曾作詩云。宴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撒山句裏尋。故其生也。為理學名臣。其死也。以封疆列節。朝聞夕可。夫何間然。

呂忠節公

名維祺。字介孫。號晦石。河南新安人。

問講學為人非笑。何以處之。曰。講學不為世俗非笑。



是為鄉愿。講學不使非笑我者。終心服我。是為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於世俗。是為隱怪。講學不大倡其道於天下後世。以承先啓後。是為半途而廢。

天下第一等事。是何等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等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擾虛度。光陰到。風過花飛。時究竟。搗得甚物去。只落一場空。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能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願力不堅。驥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

故知學問下手時。不可不以豪傑自命也。挺然特立。不隨流俗。與古為徒。庶幾千古不朽。

元坦案。終身憧擾。虛度光陰。到風過花飛時。只落一場空。人生大抵皆然。可勝浩嘆。欲尋出頭一著。當於風雨晦明。讀書靜坐時。領取若隨行逐隊。較短絮長。縱活百年。不幾行尸走肉耳。

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脚。學須便學。昨既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自古聖賢。無不由學問而成。只要認定正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希聖何難。即今可學。學只在今。德不孤。必有鄰。師友知心。未必盡在當時。上下千百年。一談相感。呼吸。

可通眼前。遇合直。瞬息耳。智者於此。當別有會心。視此宇宙。茫茫紅塵。滾滾苟不從學問出頭。終於草木同腐。老矣。矚下言念及此。有不愧汗。決趾者。豈人哉。

元坦察承庭訓。究心濂。雅開闢。自先大人辭世。後恨乏師友。知心之助。時作時輟。嘉慶戊辰。得開中李二曲先生集。讀之有者。嗟乎。人生學問。恒恃師友。親學。知心印證。今讀呂忠節語錄。知前有古人。師矣。正多。後有來者。知心不少。能作如是觀。勇襟自擴。願力必宏。毅然奮然。決無兩事。

金忠節公

名欽。字伯玉。順天人。

每事思退。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而凶者。乾乾

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

周子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余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靜而無靜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動而無動也。然則戒慎恐懼也。信謹也。其皆神之所爲乎。其即所謂天理乎。

當境遇艱苦時。事物勞攘時。或私欲萌動。擺脫不得。正當加緊用功。提出良心。自作主宰。決不爲邪穢所勝。纔是得力。若靜時有工夫。至動時任其恣肆。便經三四年也。只是此等人。濟得甚事。



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爲。不可生厭。棄心至於本無一事。我心強要生出事來。殊爲自苦。此便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孫鍾元曰。吾鄉忠節二人。鹿之學。以子靜陽明入門。而未嘗不尊程朱金之學。專守程朱而未嘗不尊子靜陽明。蓋二公皆以躬行爲先。故絕無異同之見。彼爭論異同者。皆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也。

陳幾亭先生

名龍正。字惕龍。浙江嘉善人。

夢不可主。覺主之。歟不可主。生主之。覺常惺則夢常清矣。生無昏夢則歟不魂游矣。朝聞道夕歟可矣。不聞道而歟可乎哉。可乎哉。

一窮士動善念必有曲成焉。一達士動善念必有宏濟焉。獨爲善者孤。使人爲善者裕。成人善事其功已倍。動人善願其量無涯。

雖有明智。舉之初聞善心必動。諫之驟入拂念必生。方喜隨覺其諛。方拂隨辨其忠。則明智之異於人耳。聞譽不喜。聞過喜之。子路所以爲百世師也。每念若此。必也聖乎。

古人俟我。我俟後人。皆以一誠感應。獨當世相對也。乎哉。

上士貞其身可以移風易俗中士自立焉爾矣下士每遇風俗則身為之移

元坦案我事交際心誠忠實偶聞鷄鳴忽覺胸中曠然無一事由是悟生生之責嘗曰念余受人乃立德立功立言之本故其學以萬物一體為宗以人倫為關鍵以誠敬為操持

黃忠節公

名淳耀字龜生號陶菴太倉嘉定人

程子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甚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朱子論主一無適云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

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此皆先儒直指調心法示人周叔夜先生有言因事之煩冗而動躁火也治之有二其一自解云待我逐頭清來其一自解云事完之後卻有何事問亦何用此躁之在事前者治法如此若在事後者治法亦有二其一自解云人生安能無勞其一自解云此勞未必無益此身不必太惜此治躁之骨髓也推之榮辱禍福皆可以此心對治

元坦案先生弱冠即著自題錄知過錄後更作日記盡之所為夜必書之紙屬躬行充養和粹故能



挺身列節  
忠孝無虧

葉孫鍾元先生

名奇逢字啓  
恭容城人

問做人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侵不倒死生  
患難摧不倒而人之事畢矣

心一馳卽苦樂亦苦也心一返卽樂苦亦樂也

連日取薛文清靜坐觀心問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  
曰心何用觀曰爲其不在也客曰不在何以觀曰  
一觀之卽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  
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

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

必太明

元坦堂先生初尚節狹其後一變而爲理學卜居  
百原山康節之遺址也北方之學者皆出於其門  
著有理學宗傳分源別  
派可謂別具手眼者矣

黃黎洲先生

名宗義紹興  
餘姚人

學有宗旨是各人得力處亦是學者入門處天下義  
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三字如何約之使在我故講  
學而無宗旨卽有嘉言終無頭緒學者不得其人  
之宗旨卽讀其書不能窺其要領也蓋學問之道

以各自得力者爲真。凡衙門傍戶。依樣葫蘆。非流俗之士。卽經生之業也。明儒學案中。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萬殊也。若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元坦案。先生爲劉忠端公高弟。弟子著有明儒學案。是時北方孫鍾元先生。西方李二曲先生。南方黃梨洲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源雜開闢之學。至今猶傳一義者。皆其力也。

李二曲先生

名順。字甲字。陝西盤屋人。

僕資本偏駁。動多疵瑕。雖嘗慚悔。力改。顧志弗勝。氣隨改隨滋。未能徹底廓清。滌舊習而新之。荏苒虛

度。祇是舊人。每一念及。輒慄慄危懼。自恨自傷。不禁淚流。卽自責曰。汝前半生業已蹉跎。莫追。今行年如許。若復悠悠。更將何待。邪。乃齋心。籲天。痛自淬礪。誓不敢玩愒。因循。姑息。自棄。諸君資皆粹美。盍亦反己。自訟。怨艾。深切。旣慮。理欲。迭乘。亦不妨祈鑒於天。每且蕪香。仰天叩謝。降衷之恩。卽矢令日心毋妄思。口毋妄言。身毋妄行。一日之內。務刻刻嚴防。處處體認。至晚。仍蕪香。仰叩。默繹。此日心思言動。有無過愆。有則長跪自罰。幡然立改。無卽



振奮策勵勿厭勿懈以此爲常終日欽凜對越上帝自無一事一念可以縱逸如是則人欲化爲天理身心皎潔默有以全乎天之所興我者方不獲罪於天今日俯仰無愧浩然坦蕩於世上他日屬續之時檢點平生庶不至黯然消沮自貽伊戚於地下存順沒寧何快如之區區有志未能願相與共勉之

經書垂訓所以維持人心也學校考校所以砥厲士行也今則父兄之所督師友之所導當事之所鼓

舞子弟之所習尚舉不越乎詞章名利學術之晦至是而極矣昔墨氏之學近於仁楊氏之學近於義視後世詞章名利之習相去天淵孟子猶痛闢之目爲無父無君比之洪水猛獸矧今之所習惟在詞章所志惟在名利苟不以正學清其源其弊又何所底止邪

洪水猛獸其爲害也止於其身學術不明其爲害也根於其心醉生夢死不自知覺發政害事爲患無窮是心害酷於身害苟非大有爲之君子以擔當

世道主持名教爲己任則學術何自而明心害何自而拯

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明晦學術之明晦由當事之好尚所好在正學則正學明正學明則人心正人心正則治化淳所好在詞章則正學晦正學晦則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則治化不興蓋上之所好下卽成俗感應之機捷於影響

近世士大夫欲興起文教命題課士名曰觀風其意

非不甚善若論有補於風化更須有進善乎呂新吾之言曰有司豈無所汲汲皇皇而學校獨不加意有加意者不過會課闋文供饌給賞至於砥德礪行引而出之迷途則全不在念噫弊也久矣立人達人全在講學移風易俗全在講學撥亂返治全在講學旋乾轉坤全在講學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莫不由此此生人之命脈宇宙之元氣不可一日忽焉者也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人或可一日無水火不可一日



日不學不可一日不學則不可一日不講講則人知趨嚮賢知得以聞道而愚不肖亦不敢妄為不講則賢貿然莫知所之率意冥行任氣逞欲甚至有倡為邪說自蹈法網者惟正學振興如白日一出而魍魎潛消矣

隨人開發轉相覺導使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便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元坦案正學與則人心正風俗淳邪教為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變物於人必有所濟况以名公邪鼓舞作輿上體天地之心下全生民之命濟世利物功莫大焉此三曲先生所以慷慨於匡時

要務也

真正豪傑方能無待而興其餘則全賴有位之人勞來匡直多方鼓舞陽明先生自為驛丞宰廬陵以至撫江西總督四省隨在講學當秉鉞臨戎猶與諸弟子答問直指人心一念之微以為即是生人鬼聞聞者莫不感然有動於中是時士習茂裂於詞章記誦自先生出而天下始知人性皆善而堯舜可為於是雨化風行正學昭著於天下  
馮少墟先生協理院事與掌院南皋郝公講明理學

十三道御史爲闕首善書院以定會期二八則都  
中縉紳聽講四六則舉貢生員及軍民工商一切  
雜色人等聽講或曰君臣父子之義原是人人有  
的何必講先生曰若是人人沒有的誠不必講如  
磨磚求明磨之何益若原是人人有的只被功名  
勢利埋沒了豈可不講講學者去其所本無遷其  
所本有如磨鏡求明磨何可廢昔吾友陶石簣趨  
京有客勸曰仕途切勿講學石簣笑應曰仕途不  
講學何以使用真至言也

少墟先生嘗上疏於朝曰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  
不亂者惟恃理學一脈亦惟恃講學一事講學始  
自孔子盛於孟子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  
爭禍亂相尋十有餘年直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  
孟氏之傳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臣幼承庭訓卽  
知講學一事比壯歲登朝卽與同志諸臣互相講  
學三四年間寒暑風雨未嘗少輟人心世道頗有  
可觀自臣告病歸里而京師學會遂廢不講者三  
十年臣昨秋入京見人心世道迥不如前因與左



都御史鄒元標立會講學務以忠孝勸勉使人皆知君親大倫或可挽狂瀾於萬一此風紀大臣之責任也

嘉隆時江左徽寧之間有學憲耿天臺之倡率郡守羅近谿之提撕風聲鼓舞漸有渾撲不雕之風皆從聽講中來講學之轉移甚捷也假若諸郡邑處處講實在在提撕大知覺小知小知覺無知大覺覺小覺小覺覺無覺相與知覺者益衆則人之承流感化者愈多人欲化爲天理則身心太平小人

化爲君子則世運太平人皆可以爲堯舜世豈不可以爲唐虞昔羅近谿以外吏入覲每遇縉紳必告以留心正學又數勸徐文貞公曰相公當啓主上以正學爲務奈何僅循內閣故事以塞其職邪文貞亦以爲然此近谿所以爲君子也倘仁人長者以近谿之心爲心與當事會晤非此學不談倡率鼓舞裨益豈淺鮮哉

元祖案語錄第一節是額天約第二節以下是匡時要務皆見二曲集先生爲理學真儒著述甚富而其以實工夫則詳二曲集及四書及身錄其書第傳關中江浙尚未流播元坦於嘉慶戊辰輯二

曲集錄要付梓并撰先生事畧列於卷首惟匡時  
 要務尚未及故是編特詳述曰江蘇學政湯公  
 名全制余塊侍郎莫公名晉以抽刻錄要廣播士  
 林湯公又刊四書反身錄行世於風俗人心大有  
 裨益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廢  
 民興斯無邪慝苟欲正人心息邪說惟提倡理學  
 足以端本清源真  
 匡時第一要務也

此書之旨在於  
 匡時第一要務也

慎 獨 圖



此圖之旨在於  
 慎獨之要  
 慎獨之要  
 慎獨之要



慎獨圖說

倪元坦撰

上圖純白者太極也。下圖外黑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也。內白者心也。性也。仁也。天理也。良知也。所謂獨也。外黑者人心惟危也。內白者道心惟微也。黑多白少。卽孟子所謂幾希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以慎獨也。久之久之。內白日充。外黑日退。大本立而達道行。身心一太極也。此慎獨之效也。

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之如何。慎獨而已。不睹不聞。莫見莫顯。爲善利。分舜蹠。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可不慎與

君子之是非與世俗是非異。君子之好惡與世俗好惡異。徇於俗則喪厥真矣。知是知非。知好知惡。隱微之地有人。極焉。慎之則發。皆中節。可以動天地。格鬼神。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通書曰。幾善惡。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朱子曰。通書竭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迨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功夫。今觀朱子章句於大學慎獨。

曰審其幾於中庸慎獨曰幾則已動其首微矣  
易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故不  
遠復惟不遠復故不貳過今人有過疇不貳焉愧  
悔之萌獨自知知必改頻復厲義无咎也而有迷  
復凶者弗思耳矣

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知  
幾者一念乍萌善便存惡便去是慎獨入門洗心  
者澹然湛然何思何慮也退藏於密者肫肫其仁  
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以澹然湛然之體歸藏於坤

也是慎獨究竟退藏則靜靜則明明則無所不照  
凡居於明者不見暗居於暗者能見明故易三百  
八十四爻以潛爲首今導引家亦言退藏而不能  
慎獨以洗心遂有播弄精魂而成隱怪者誤入迷  
途終不悔惜良可歎也

人心卽天心也人欲熾而天人分復其初者聖人也  
心天心言天言人能體聖心知天命矣畏聖言知  
帝謂矣然則非聖不足以見天乎非也人失其初  
而天未嘗不存所謂獨也獨者初念也知是知非



知好知惡純乎天也。繼念則非轉念更非皆人也。非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於靜時見於初發念時。見惟慎獨則無時不見。故君子之學莫先於慎獨。

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自古聖賢且然。况學聖賢者乎。清任和聖各不同。微箕比仁各不同。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不同。孔門不言心性。孟氏直指心性教法不同。濂雒關閩心法不同。二程同父同師。規模氣象不同。宋元明諸大儒爲學宗旨不同。無

惑乎程朱陸王之不同也。自有明以來。辨論異同。互相掎擊。使人不得其門而入。舉凡賢知之流。遺而歸諸二氏。迄今二百餘年矣。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狷不同。皆可入道。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此。千古定論也。蓋入門不必同而慎獨無不同。此處同則爲居仁由義之君子。此處不同則爲無忌憚之小人。

大學一書以慎獨爲要。衍義補曰誠意一章乃大學自脩之首而慎獨一言又誠意用功之要。人能於

此幾微之際體認真的發端不差則八條目皆將  
爲已有矣邱氏所言最爲警切蓋學問功夫千頭  
萬緒入乎其中茫無畔岸求其立地見效與聖學  
不差毫釐者莫如慎獨此大學所以爲入德之門  
也

人欲求道中庸其至矣乎慎獨二字滴滴心血慶盡  
火坑避而行之立躋聖域故於篇首篇末三致意  
焉蓋用力於人所不見之地事逸而功倍用力於  
人所共見之地事勤而功半故曰君子之所不可

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易與中庸相表裏曰藏密曰知幾卽獨也憂悔吝者  
存乎介卽慎獨也讀易者當知元亨利貞獨處己  
具本原吉凶悔吝慎時卽是趨避所謂无卜筮而  
知吉凶畫前之易也故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矣

困心衡慮微色發聲能使人立地消除私欲而獨體  
呈露誠觀古來大儒半從憂患中來若處平順亦  
惟慎獨可以進學凡先儒言主敬存誠認天理致



良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言以蔽之曰慎獨  
慎獨是生歿關鄒文莊公曰身之生歿衆知畏之心  
之生歿知畏者鮮矣聖門只從心上論生歿故操  
心危慮患深是生於憂患欲敗度縱敗禮是歿於  
安樂果能戒慎恐懼常精常明則雖貧賤患難無  
入而不自得此文莊答東山諸友語也孔子曰哀  
莫大於心歿而人歿次之孟子曰所惡有甚於歿  
者又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蓋形骸存亡祇是  
軀殼而天君喪失則真歿矣可不謂大哀乎吾人

欲生順歿安惟慎獨為最要

慎獨功夫是人會分路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梏之反覆則其  
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  
矣馮恭定公曰謂之不遠猶有一綫生路縱不能  
每日有平旦之氣而數日之中未必無一時之萌  
蘖使從此一時之萌蘖回心向道豈真不可救藥  
哉恭定之言沁人肺腑然則何以救之而使幾希  
不失夜氣常存惟慎獨而已矣

當慎獨之初。所謂獨者。在若有若無之間。慎之又慎。則知微之顯。而獨體呈露。真若十日所視。才手所指。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不容假借。絲毫依此而行。自無不善。常惺惺於此。驗之孔顏之樂。於此得之。莫將兩字。看作尋常。李二曲先生云。慎獨。手獨慎。手。慎獨。獨。慎之。義明而後慎。可得而言也。慎獨不專在靜處。能於應事接物時。反觀內省。是非了了分明於此。轉機尤爲得力。君子所以異於人者。惟自反而已矣。

慎獨之功。三年有進。學記言七年小成。九年大成。知學問得力處。不必遲之又久也。自聖學失傳。皆謂此事非歲月可幾。雖數十載由之。而茫未有得。俾有志求道者。裹足聖門。胥歸二氏。不亦誤乎。橫渠張子曰。學須以三年爲期。孔子言三年有成。爲學亦是如此。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爲三節。蓋積累功夫。以時爲限。觀張子之言。亦足使人興起矣。大學慎獨。祇是誠意。而即有心廣體胖之效。何也。蓋獨之爲體也。內有所斲。斯外有所徵。孟子言。梟心。



生色。睍面。益背。仰不愧。俯不作。功夫進一分。自有  
一分光景。非可恍惚想像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疑者。聚也。李二曲先生云。終日欽凜。保守此獨。勿  
令放逸。使中常惺惺。湛然虛明。卽此便是慎獨。須  
斂而又斂。如啞如癡。精神凝聚。斯氣象凝穆。讀此  
知慎獨功夫。以凝爲要。然必洗心退藏。無所凝  
其至矣乎。其微矣乎。

儒門語要一編。先生提理學之要。以示人也。先  
生始居通波門外。元吉居城中。朝夕往學。如坐

春風。嗣先生謝卻生徒。杜門養靜。移居谷水之  
旁。元吉卜興爲鄰。見先生造詣益深。晦明風雨。  
獨坐小樓。昕夕一編。怡然自得也。著有易準七  
卷。老子參注四卷。莊子詮十卷。志樂輯畧三卷。  
二曲集錄要六卷。畬香草存四卷。名公卿見之。  
咸擊節稱賞。傳播藝林。近又輯儒門語要六卷。  
蓋以素所服膺。公諸同志。苟能互爲觀摩。各自  
砥厲。共有裨於風俗。人心豈淺鮮哉。是編將付  
梓。先生命爲句讀。故特記崖畧如此。嘉慶丁丑。

孟冬受業玉元吉謹跋

儒門語要卷六終

慶應元乙丑年新刻

江戸日本橋二丁目

同 横山町三丁目

同 芝神明前

京 麩屋町御池下

同 堀川通二條下

大坂心齋橋安堂寺町

同 博勞町

須原屋茂兵衛

和泉屋金右衛門

岡田屋嘉七

俵屋清兵衛

越後屋治兵衛

秋田屋太右衛門

河内屋茂兵衛



